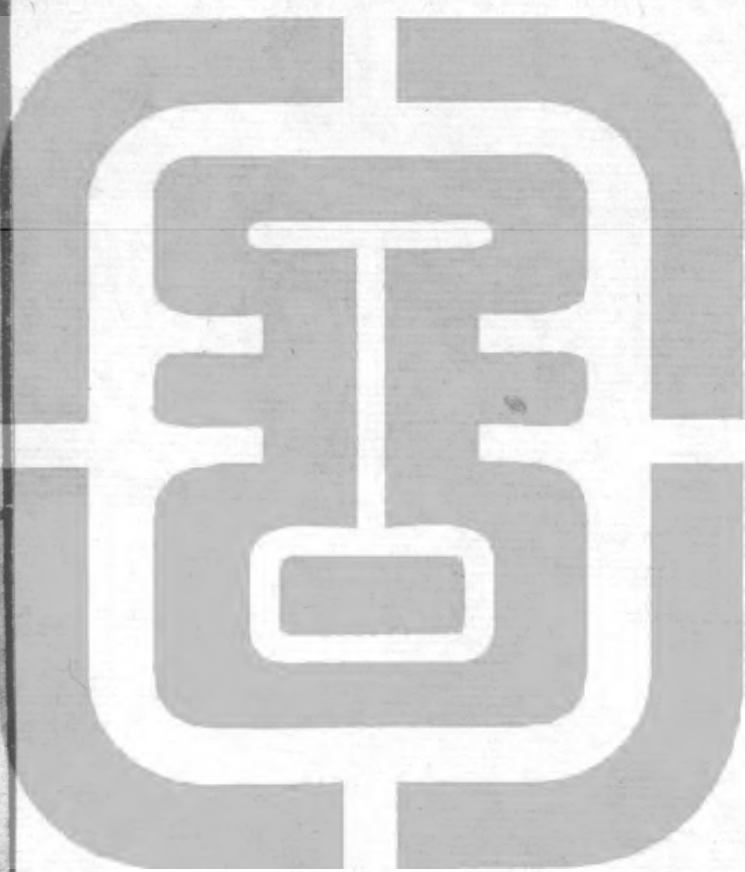


莊騷合刻

中



莊子南華真經第七卷

外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
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
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
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

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夫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鏑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槩

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吾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

策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策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俸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

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
去也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
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
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
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
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
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
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

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
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

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

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
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

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
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
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
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
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
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
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

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
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
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
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
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
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
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
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
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
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
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

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憚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

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猗猗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

乎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雥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

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其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

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

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

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
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
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
誅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
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
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
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
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
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

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

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
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顏淵問
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
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
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
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

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
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
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
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
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
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

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
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
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
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
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
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
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
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
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
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
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
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
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

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

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
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
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
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
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
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
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肩吾問於
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
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
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
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

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那亡乎我在我邪
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
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
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
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
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
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
始存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
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

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
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
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
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
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
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
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
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
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
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
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
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
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
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
耶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齋戒䟽滌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
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
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
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
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
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

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歿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鳧鳧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

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無乎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
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
終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
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
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
積散非積散也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
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弇聞之曰夫體
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
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

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
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
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
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
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
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
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
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
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
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
死死生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
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
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

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齧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去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南華真經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
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
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螳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
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
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
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
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
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
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
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
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韍
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韍者不可繆而捉將
外捷外內韍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
乎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趺之聞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趺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
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
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

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

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
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
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
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
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
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
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
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
于志鎔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
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
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
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
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
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旣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黷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臄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鵞兒則以姬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

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脊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

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

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芻粟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騂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

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
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
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
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
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
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
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
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

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
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
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
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
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
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
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

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
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
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
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
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
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
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
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
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惠子曰今夫楊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
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
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鉞鐘
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夫楚人寄而躄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
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
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可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

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
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
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
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
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
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
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
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

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
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
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
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
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歆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歆曰梱也爲
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
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
是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
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
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
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
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
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

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
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
慕蟻蟻慕羊肉羊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
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
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
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

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
意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
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
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
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
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
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
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

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撓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

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

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

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脊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

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

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
劔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
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
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
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
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
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
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
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
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
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
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
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
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

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荏葦蒹葭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
內熱洩膏是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
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幸人焉。推而強之。解朝
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
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
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
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
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
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
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
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
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
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
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
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
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
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韋曰夫
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
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
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
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
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
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
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莊子南華真經第八卷

莊子南華真經第九卷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于江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
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螿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腎沉屯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僨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
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
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
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
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
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緇
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
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
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軀才諷說
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

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鬚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

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
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
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
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
而無遺筭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鷓鴣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
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
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
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
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
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

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跚跚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閔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鑿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媿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

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
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庖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
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
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
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
不敢齷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
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
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
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

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
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
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
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

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
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
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
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
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
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
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

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
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
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
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
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
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
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
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
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王子搜患之逃乎丹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
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
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
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
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
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
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

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
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
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
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

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
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
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
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
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
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
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

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
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
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
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
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
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
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
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
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
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
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
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

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

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

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
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
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
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
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

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
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
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
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
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
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
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
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

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
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
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
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
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
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
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
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
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
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
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
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
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
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
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
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
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
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

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椽栗暮棲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

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
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
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
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
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
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
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

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
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
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
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
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
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
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
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
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
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
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
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
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
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
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

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失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
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
行卽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
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
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

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
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
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
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而觀四方與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
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
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
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

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
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
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
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
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
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
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

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
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
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
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
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
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
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
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
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
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
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
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

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
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
鼓管籥之聲口嘆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

南華真經卷九
三百五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莊子南華真經第九卷

莊子南華真經第十卷

雜篇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

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劔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

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

使士敦劔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
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
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
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
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刺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
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

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直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劔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
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
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日命
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
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
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
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
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
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
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
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
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
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
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

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
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
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儉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
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
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

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

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

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
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
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
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
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
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
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
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
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
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
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
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
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
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
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

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羨之貨多餘之羸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旣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告汝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
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
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
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
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
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
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於顏
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
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
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

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窮有

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窮有

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困畏不若
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
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
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
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

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
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
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
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
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
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
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
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
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

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

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

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索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脰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巴齒

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玉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脰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腴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

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

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
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窆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
見觀而不免於魀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
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
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
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
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
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
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
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
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
見觀而不免於魴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
豈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
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
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
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
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
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
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
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無形變化無
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
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
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
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

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
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
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闕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
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
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
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
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

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躐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南華經卷之十一
三百二十七

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
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
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
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
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
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第十卷

